

新義錄

武事

刑法

第肆拾冊



90579

新義錄卷三十目錄

武事類一

太公六韜之偽

司馬穰苴兵法之偽

孫子十三篇之偽

吳子之偽

尉繚子之偽

黃石公三略之偽

諸葛武侯八陣圖真偽說

新義錄

卷三十

目錄

一

李衛公問對之偽

四書言兵皆指器

左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非三百之多

詩言一發五豝非一箭

三通鼓非三槌

刀自響

火砲火槍

製火藥

制砲無善法



火器不足恃

水雷不可恃

砲臺不宜用磚石

兵器原始

拳勇原始

干將莫邪非人名而爲劍戟之通稱

新義錄

卷三十

目錄

二



兵器原始

拳勇原始

火器不足恃

水雷不可恃

新義錄卷三十

安徽太平縣孫璧文玉塘甫

一字玉堂

武事類一

太公六韜之偽

古今偽書考曰六韜三卷漢志無隋志始有稱呂望撰漢志儒家有周史六韜六篇顏師古曰卽今之六韜校六韜之名出莊子然漢志儒家非兵家其辭鄙俚偽託何疑書中如避正殿語此乃秦漢事將軍二字始見左傳周初無此名然亦無煩辯此也惟陰符篇云主與將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一

有陰符凡八等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失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蓋偽撰之人不識陰符之義以爲符節之符也

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今本以文武龍虎豹犬爲次

司馬穰苴兵法之偽

古今偽書考曰史記司馬穰苴傳曰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據此則是書乃齊國諸臣所追輯隋唐諸志以爲穰苴自撰者非也論曰余讀司馬

兵法閱闕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衰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

之揖讓乎

按史記律書太史公自序曰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子能經而明之據此則司馬法尚在太公前穰苴書特附於簡末

耳今以穰苴書當司馬法不亦誤乎

按漢志以此書列

於經之禮類曰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言軍禮者本於劉歆七略周禮大宗伯有吉凶軍賓嘉五禮之說故以入於禮類而曰軍禮其實五禮之說謬妄不足據也司馬兵法之書今不可見其中必多揖讓儀文故史遷亟稱之曰三代未竟其義又曰司馬兵法之揖讓也但班氏既分子類依任宏兵家四種奈何又以司馬兵法入於經之禮類乎此班氏之誤也當時百五十五篇隋志三卷不分篇已亡矣今此書僅五篇爲後人僞造無疑凡古傳記所引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其篇首但作仁義膚辭亦無所謂揖讓之文間襲戴記數語而已若然史遷奚至震驚之以爲三代不能竟其義乎是不惟史遷所謂司馬兵法今不復見卽所謂附穰苴於其中號曰司馬穰苴兵法者亦不復見矣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是編雖非全書然其言大抵據道依德本仁祖義三代軍政之遺猶藉存什一於千百蓋其時去古未遠先王舊典未盡無徵摭拾成編亦漢

文博士追述王制之類也

孫子十三篇之僞

古今僞書攷曰孫子書有二疑一則名之不見左傳也史記載孫武齊人而用於吳在闔閭時破楚入郢有大功左氏於吳事最詳其功灼灼如是不應遺之也葉正則曰自周初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閭國政未有特將兵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孫武於吳爲大將乃不爲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其言尤是一則篇數之不侔也史遷稱孫子十三篇而漢志有八十二篇後應少於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三

前何以反多於前乎杜牧註所稱者十三篇後少於前矣然何以又適符於前之前耶牧謂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則仍是漢志之八十二篇而非遷傳之十三篇矣故曰可疑也謹按書目提要曰史記載闔閭謂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則確爲武所自著非後人嫁名於武也又孫淵如謂劉向新序稱孫子以三萬破楚二十萬入郢威齊晉之功歸之子胥故春秋傳不載其名蓋功成不受官而去耳越絕書稱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曰客則不受官可知日冢則實有其人可知矣

吳子之僞

古今僞書考曰吳子二卷稱魏吳起撰漢志四十八篇

今六篇其論膚淺自是僞託中有屠城之語尤爲可惡或以起嘗受學於曾子耳濡目染具有典型如對魏武有在德不在險之語論治軍有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之語遂以爲正大非武之比誤矣

校起受學於曾申非曾參也

尉繚子之僞

古今僞書考曰尉繚子漢志雜家有二十九篇其首天官篇與梁惠王問對全倣孟子天時不如地利章爲說至戰威章則直舉其二語矣其僞昭然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四

殺其半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教人以殺垂之於書尤堪痛恨必焚其書然後可

也

謹按書日提要曰郡齋讀書志有張載註尉繚子一卷則講學家亦取其說其書大旨主於分本末別賓

主明賞罰所言往往合於正如云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又云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據此數條不得如僞書考云云

黃石公三略之僞

古今僞書考曰三略漢志無隋志始有其稱黃石公者史載張良過下邳圯上老人授書曰太公兵法也或又

以爲黃石公所授故稱之隋志無以名之乃曰下邳神人撰甚可笑其僞無疑

簡明目錄曰其文不類秦漢間書漢光武帝詔雖嘗引之安知非反據詔中所引二語以證實其書謂之北宋以前舊本則可矣

諸葛武侯入陣圖真僞說

汪仲伊入陣圖說曰兵家之有入陣圖以武侯爲稱首然在武侯之前者有孫子八陣見周禮鄭註有孫吳六十四陣見漢書志竇憲勒八陣以擊匈奴見班固封燕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五

然山銘蓋八陣本漢時操演之成法漢法常以立秋日肄八陣十月又會五營講八陣武侯特因漢法而神明之以施於用耳其在武侯之後者晉武帝令陳勰受諸葛圍陣用兵倚伏之法甲乙校標幟之制魏悉閑練之馬隆征涼州依入陣圖法作偏箱車車營並進以平樹機能均見晉書後魏時刁雍上表請采諸葛入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以杜柔然之犯塞是其法蓋猶有存者然自隋志有諸葛八陣圖一卷唐宋藝文志皆不著錄而入陣之法漸隱矣卽蜀中所傳武侯八陣石圖凡

有四而惟夔州魚復平沙之圖爲獨真酈道元盛宏之
蘇軾諸人之記述具在皆有可徵此外則皆因武侯駐
軍故壘而附會之者也今攷夔州之八陣前爲八行凡
六十四菴每行間相去二丈世傳其言曰八陣旣成自
今行師庶不覆敗桓宣武伐蜀經之以爲常山蛇勢其
時文武已莫能知後之言兵者亦莫能究由是僞托武
侯入陣之說紛然雜出故張睢陽教將士不依古陣法
王德用上言乞免頒陣圖岳忠武以陣而後戰爲兵法
之常之三子者皆當時名將而非薄古陣若是豈後世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六

兵事但可以野戰取勝而古者步伐止齊之成法皆無
用哉由唐宋以後之庸將拘牽僞書陣圖不能通變而
貽害於戰陣者比比皆是是以有識者激而爲此剴切
之言也故不辨明僞托八陣之書必不足以明古八陣
之用也僞托八陣之書其傳於今者有三馬一曰風后
握機文之八陣一曰諸葛心書四奇八正之陣一曰武
經總要之變八陣經緯八陣凡明人所集兵書自戚南
塘外無不以變八陣經緯八陣爲陣圖之要然此二者
乃唐裴緒及張某所演有主名可指其法難行其謬易

見世或有知其爲僞者心書之爲僞托人咸知之四奇
八正以步兵爲正馬兵爲奇雖非出於武侯然尙係李
衛公所制騎步相間之陣猶可攷而知也惟握機文之
八陣託於風后唐獨孤及又爲八陣圖記以張之宋薛
季宣又訂正而入於其所著之浪語集實則唐李筌之
所僞托也今以其文較筌所自作之太白陰經中多相
同獨孤及之記卽因筌書故曰天寶中客有爲韜鈴之
學者得其書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李筌固天
寶時人而又以知兵著聞者也其曰黃帝書卽假名風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七

后之由來也攷李筌以少室山布衣出而爲河東節度
都虞侯功業未著與武侯之見於實用者不同則其所
云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者
誠未足以盡信也然則因武侯八陣圖之不傳而遂可
廢八陣乎是又不然攷武侯之陣法上本司馬法司馬
法在漢時有百篇今所傳不及百之一通典引司馬法
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節乃其逸文而杜牧孫子註所
引軍志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之文則真諸葛八陣之原
文也夫二杜所引久爲僞書握機文李衛公問對之所

依托其實不過隊伍法耳而入陣之大要卽在於是
可知兵家以束伍爲上而凡神奇詭誕之說皆僞書也
且古八陣法今亦曷嘗不見諸施行也如西人教練步
隊之法卽依握機僞文而小變之故其以方陣爲最精
以鎗隊爲莫敵蓋得古法之粗者耳今西人天文算學亦實本於中術之
天元彼西士談時務者以其西法也而尙之反以八陣
目爲束來法按通志載武侯十六策將苑平朝
爲不可行豈通論哉陰府二十四機六軍鏡心訣皆出
依

李衛公問對之僞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八

古今僞書考曰鬼子止云史臣謂李靖兵法世無完書
略見於通典今問對出於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附益
之陳直齋曰亦假託也文辭淺陋尤甚今武學以七書
試士謂之武經何遠春渚紀聞言其父去非爲武學博
士受詔校七書以六韜問對爲疑自司業朱服服言此
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遂止後爲徐州教授與陳師道
爲代師道言聞之東坡世傳王通元經闕易傳及李
靖問對皆阮逸僞撰逸嘗以草示奉常公云奉常公者
老蘇也馬貴與曰四朝國史神宗詔樞密院曰唐李靖

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析訛舛又官號民物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官與王震曾敗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豈卽此問對三卷耶或別有其書也

汪仲伊曰王震等校正本書未成故未行後遂行

阮逸僞書玉海可考今通行在武經七書中者阮逸僞書也

書目提要曰其書分別奇正指畫攻守變易主客於兵家微意時有所得雖非原書然必出於學識謀略者之手

四書言兵皆指器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九

四書釋地曰顧亭林謂古之言兵皆指器無有指人言者余證以四書如足兵去兵不以兵車棄甲曳兵兵也堅甲利兵王興甲兵動天下之兵兵革非不堅利不以兵革之利爲兵餽之兵甲不多秦楚構兵果皆器也自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

左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非三百之多

讀書叢錄曰左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杜註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余按距躍直越向前也曲踊回身聳跳也百與拍同說文拍拊也謂合手拍拊如鼓

諫之狀距躍曲踊者其足勢三拍者其手勢也韓非子入說篇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其義正同經義述聞曰釋文百首陌謂百古字通陌者橫越而前也杜訓百爲勵正義謂每跳皆勉力並失之

詩言一發五犯非一箭

猗覺寮雜記曰世以射一箭爲一發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爲一發詩一發五犯非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退之作薛助教誌云三發連三中的亦誤

三通鼓非三槌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十

庸間齋筆記曰世人恒言戰鼓三通考衛公兵法以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三通則于槌而勝負可決矣

刀自響

槐西雜誌曰王岳芳有一刀或夜有盜微則格格作爆聲挺出鞘外一二十寸後雷穿屋過刀墮於地自此不復作聲世傳刀劍曾潰人血者有微皆能自響是不盡然惟會殺多人者乃如是爾每殺一人刀上必有迹二條磨之不去飲血既多取精不少厲氣之所聚也盜賊凶鷲亦厲氣之所聚也厲氣相感躍而自鳴至雷火猛烈一切厲氣遇之皆

消故一觸燄光仍爲凡鐵

火礮火槍

陔餘叢考曰軍中火器古已有之周官有火射在矢之屬已肇其端然燧象火牛未壁之燒秬歸之火皆以草木葦荻束而灌脂非火藥製器也至所謂礮者則皆以機發石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法行三百步三國志袁紹起土山高檣射曹操營操乃爲霹靂車發石以擊紹樓皆破南史黃法氈攻厯陽礮加其樓堞尅之通鑑秦王世民圍王世充於洛陽城中作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唐書李光弼守太原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數十人通鑑周世宗攻壽春自於馬上抱一石至寨以供礮用宋史張雍傳蜀中王小波作亂雍守梓州賊來攻輒發機石擊之乃退獨醒志靖康被圍金人發礮破城有獻策欲結索網以障之其人歸自太原見張孝純設此而礮無所施金史元兵圍洛陽金巡警使強伸創邊礮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及元兵攻汴金龍德宮造礮石取良岳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元兵用礮則不然破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十一

大礮或礮磚爲二三皆用攢竹礮有至十三梢者毛佺傳何驢樊喬仕金爲司礮後降元軍仍司礮給元人曰礮利於短不利於長使截木數尺纏千餘握由是機雖起伏所擊無力是歷代礮法猶多用機發石也然火礮實起於南宋金元之間宋史虞允文采石之戰發霹靂礮以紙爲之實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火自水跳出紙裂而石灰散爲煙霧眯其人馬遂敗之又魏勝創礮車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藥用硝石硫磺柳炭爲之此近代用火具之始續通鑑金人守汴於城上懸風板之外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三

以牛皮爲障蒙古以火礮擊之隨卽延蕪城中亦有火礮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蕪圍半畝以上鐵甲皆透蒙古爲牛皮洞屋直至城下掘城城中以鐵繩懸震天雷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逆碎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蒙古惟畏此二種又金史及續通考金哀宗時蒲察官奴以火槍破敵以紙十六重爲筒實以柳炭鐵屑磁末硫磺砒硝以繩繫槍端以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火出槍前丈餘元兵不能支遂潰其後阿里

海牙攻樊城時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礮法
元史世祖徵礮匠西域阿老瓦丁與其徒亦思馬因至造大礮暨午門前試之徹數十里命送軍前
乃進攻樊城破移以向襄陽一礮中譙樓聲如震雷世
所謂襄陽礮也蓋火礮之製至是而益精且來自西域
故世傳爲西洋礮至如宋開寶中張和仲所記岳義方
火箭及曾公亮編武經有虎蹲旋風之礮蒺藜霹靂之
礮則固未如後世大火礮之用耳明初有火車火傘大
二三將軍等礮及碗口銅銃手把銅銃佛郎機等品建
文東昌之戰燕軍爲火器所乘死者萬餘征南時張輔
以神銃擊破交趾象陣也先圍京師于忠肅欲放大銅
銃掘土坑藏身親燃火於藥線以擊敵是皆火器之試
於用者而烏槍則起於嘉靖中七修類稿云嘉靖間倭
入內地有被擒者並得其銃遂令所擒之倭教演中國
遂傳其法今且遍天下云按續通考所記前明軍器但
有弓弩鎗甲槍刀銅銃之類而鉛彈則嘉靖四十三年
始用唐順之疏云國初止有神機火槍一種而佛郎機
子母礮鳥嘴銃皆後出鳥嘴銃最猛利以銅鐵爲管木
橐承之中貯鉛彈其點放之法兩手握管手不動而藥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線燃其管背施二臬以目對臬以臬對所欲擊之人無
不著者

卽今之鳥槍

火技至此而極是倭人用以肆其巧於

中國而中國習之者也云云據此則鳥槍起於嘉靖中
傳自倭人明矣然續通考載戚繼光云昔署衛印時於
衛庫見鳥嘴銃乃倭變未作時所故有者則又非起於
嘉靖按邱濬云神機火槍以永樂中平南交人所製者
爲尤巧命內官如其法監造王整震澤紀聞亦云文皇
北征時初得安南神槍虜一人直前二人繼之皆中槍
而斃又明制凡火器係內府兵仗局掌管在外不許成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七

造然則前明征交後已有鳥槍但明制禁外間習用最
嚴故承平日久皆不知用之直至嘉靖中倭入中國又
得其傳耳

製火藥

浪跡續談曰礮字俗作砲潘安仁間居賦礮石雷駭其
最先者矣李註礮石今之拋石也然說文無礮字詹字
註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槌敵是許氏以詹爲礮
造火藥法併泝百金方中所載頗詳蓋硝磺炭三者皆
須研得極細必搗至萬杵以外愈多愈好炭用柳條以

細如筆管者爲妙必去皮去節帶皮則煙多有節則易炸也製好後必須放手心燃之藥去而手心不覺熱者方合或以白紙鋪棹上試之藥去而紙不燒乃可用

製礮無善法

物理卜識載李霖寰征播楊應龍敗逃圍上李以大礮攻之楊裸諸婦向礮礮竟不燃此受厭也崇禎乙亥賊圍桐城上架礮賊亦逼人裸陰向城時乃潑狗血燒羊角煙以解之礮竟發矣故鑄劍鑄鐘合煉丹藥皆忌祀釵之厭愚謂此蓋偶然應驗究同兒戲或託此說以壯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五

人膽未可恃也按曾文正日記曰予嘗博求禦礮子之法以魚網數層懸空張掛礮子一過卽穿不能禦也以絮破漬溼張掛礮子一過卽穿不能禦也以生牛皮懸於船旁以藤牌陳於船梢不能禦也又作數層厚牌以竹鱗排於外爲一層牛皮爲一層水絮爲一層頭髮爲一層合而成牌亦不能禦也烏槍子如梧子大者或有法以禦之擡鎗子劈山礮子凡大如黃豆以上者竟無拒禦之法

火器不足恃

汪仲伊逸軍禮篇論曰或謂此來兵事專尙火器一似製造新式槍礮精益求精遂可無敵於天下不知用兵猶用藥也藥之性因地而變因時而變用藥之法亦隨證施治不可執近效而忽古方且勢之積重者必返火器之入中國由於交趾而創始於佛郎機今則交爲法削法爲普弱佳煤之出於海島者日益少數十年後輪船鐵路或竟一無可用乎夫兵猶火也不戢自焚以火爲兵其勢之不可久尤易見卽以火器論西國之製莫精於法法之與普戰也初必勝後必敗三敗而精銳盡遂以不振然普所用火槍初不如法之及遠也直以教閱素定士皆知恥故當接戰之頃死亡相續而不動人逼近槍命中堅必衝銳必挫是之謂善用其短其用礮隊也每依深林以動敵陣或據大山以壓敵營是制勝全在乎用礮之人非專恃製礮之精也始造鐵甲船者米人也米人南北之戰如圍穴中地隘勢逼不得不資於制器造船然以最精之礮攻最堅之礮臺而其勝負仍在人謀事後論定南人所深悔者不屯重兵於要地而節節分防以自弱也非製器有未至也夫礮彈之力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六

能穿土石不能透沙袋能使沙袋糜碎而不能走效死
勿去之守兵則大礮不足畏也輪船船堅而礮利用之
於內河則粵匪所得之二船固已爲官軍所焚矣鐵甲
船其值鉅億足禦礮攻能封海口然笨重易沈近且有
爲海盜所撞毀者

查西洋新造蚊子小鐵船又名水礮臺能狙擊鐵甲船於三里之外每船

連礮約價

十餘萬兩宋之神臂弓能以之卻敵不能復中原元之

襄陽礮能下堅城不能一試其威於日本器因時爲利
鈍不足恃也恃器者必敗有所恃者亦終必敗平時專
習火器不習他技則士卒以有恃而易弱遇甚雨則火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七

藥失勢臨大陣而子藥不接濟則全軍之氣皆墮兵之
制勝決於俄頃必待火器盡施而後接戰銳氣已衰其
能固乎故明者不徇眾以圖功而智者每因時以救敗
昔四川楊忠武公之臨陣也或翎頂皆碎或袍袂皆穿
而身無毫髮傷湖南江忠烈公之守南昌也居城上躬
當礮子亦卒無恙總兵毛三元保固裏下河每戒士卒
曰礮子有眼專傷惡人苟不作惡礮不能傷故其下皆
奉法不擄掠湘鄉曾文正公謂近今水師名將深知礮
子之無法可避遂屏棄魚網水絮牛皮等物以血肉之

軀植立船頭與用火器者爭一旦之死命麾下士卒亦相率習效恥於避彈勇氣百倍卒以成功此非有他巧也氣爲之也傳曰夫戰勇氣也兵家之地必死則生氣勝也將軍犯凶門而出亦氣勝也氣之至者金石爲開豈礮火之能爲害乎

水雷不可恃

防海新論曰水雷不可全恃有十事一曰敵有張網之法能收取水雷若用更重之錨或於一行水雷用繩連之則網亦未必能收然敵必知有水雷在下矣二曰敵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太

有扒撈之法如阿失河中南人用巨木架長廣數十尺上安水雷凡三架用巨石壓之沈河底皆被北軍扒出若有礮臺守之則小船亦難來扒若先攻破礮臺則無阻之者矣三曰敵有用法能使水雷不發者

按書中不言其法蓋

祕而不使人知

四曰敵有法能使水雷先發而不害船者如船

首帶木排排下施鐵鈎水雷遇鈎卽發而船不傷亦其一法也以上四事若水雷置得甚深則敵較難措手五曰水中有蟲喜見物而附鹹水尤甚水雷積蟲多則輒而無力磨觸皆不得發六曰潮水長落高低在十尺以

外而水雷離水面不能有一定之數則水雷亦無大用處七曰水雷置水中日久則不得發八曰用電線在岸發火之水雷若傳電之銅絲不佳則不得發九曰用電線發火之水雷難得定準若船稍離開則不能傷美國所試四十五磅藥之水雷離船邊一尺卽不能大傷卽四百磅藥之水雷離船邊二尺亦不能傷船十日敵船魚貫而來雖設水雷多發時止能傷其當先兩三船而天隊依然行過故知水雷不可專恃也

礮臺不宜用磚石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九

防海新論曰堡壘礮臺皆不宜用磚石惟用泥與沙子中國稱日三合土如法築成厚必二十尺以外方能當近時新

礮礮壘中宜多備沙袋土包愈多愈妙若堡壘被礮打傷可以隨時填補或謂砲臺下多掘土房以避砲多堆糖包沙袋砲子陷入無力皆妙法也

兵器原始

太白陰經神農以石爲兵黃帝以玉爲兵蚩尤鑠金爲兵越記禹之時以銅爲兵物原軒轅始爲冑太白陰經蚩尤割革爲甲黃帝內傳元女請帝制甲冑世本少康子輿作甲易繫辭黃帝堯舜氏作弦木爲弧剡木爲矢

太白陰經庖犧氏弦木爲弓山海經少昊生般始爲弓
古今姓纂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爲弓正觀弧星始制
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張氏荀子倕作弓墨子羿作弓物
原舜造弓袋古史考黃帝之臣牟夷初作矢物原舜作
鞬鹿箭筒古史考燧人氏鑄金作刀管子昔葛盧之山
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物原專諸始造匕首
通俗文匕首劍屬漢王莽避火宣室持虞舜匕首則堯
舜已有其物矣物原輿服志曰黃帝置斧鉞二儀實錄
雙杖爲戟獨杖爲戈蚩尤造呂氏春秋蚩尤作五兵有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三

酋矛夷矛事物紺珠槍木桿金頭始於黃帝擴於孔明
續事始諸葛亮置苦竹槍長丈二拾遺記庖犧造干山
海經羿與鑿齒戰於華嶠之野羿持弓矢鑿齒持楯似
楯造於鑿齒矣物原呂望作銃魏馬鈞製爆杖隋煬帝
益以火藥雜戲續事始雲梯魯人公輸般造募兵始於
齊桓公見吳子圍練始於五代梁末帝時吳御史臺主
簿盧樞奏請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是也

拳勇原始

南雷文定集曰拳勇有內家外家外家起於少林以搏

人爲主人亦得而乘之內家則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卽仆蓋起於宋之張三峰三峰爲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前夜夢立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其後盛傳於陝西而王宗最著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暈穴啞穴一切如銅人圖法按詩無拳無勇毛傳拳力也國語齊語有拳勇股肱之力韋註人勇爲拳據此則拳之由來已久又史遷韋任少卿書更張空拳當從漢書作拳謂矢盡張空拳耳

干將莫邪非人名而爲劍戟之通稱

文選集釋曰子虛賦建干將之雄戟註引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干將所造按干將見吳越春秋及越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三

絕書干將吳人其妻曰莫邪則當是吳王史記集解漢書註並作韓王疑誤也程氏通藝錄曰據格致鏡原引二儀寶錄戟與戈蚩尤造此註言干將造者蓋所聞異

辭亦以賦見干將字故云王氏廣雅疏證則謂干將莫邪皆連語以狀其鋒刃之利非人名也王裒九懷云舒余佩兮緜纏竦余劍兮干將是干將爲利刃之貌莫邪疊韻字義亦與干將同西漢以前未有以干將莫邪爲人名者實自吳越春秋始而應劭註漢書因之由誤以干莫二字爲姓遂致紛紛之說余謂說文鏃鉞字俱从

金莊子大宗師篇亦作鏐鉞則是器名非人名可知殆因劍之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遂附會爲夫妻王氏又言吳越春秋越絕書所說龍淵太阿等狀皆非事實宜其不足取信也且干將鏐鉞不專屬劍前吳都賦雄戟耀芒善註引趙良曰干將之雄戟見史記商君傳王氏言戟與戈同類故魏文帝浮淮賦云建干將之鉞戈說文鏐鉞大戟也見本書羽獵賦註所引漢書楊雄傳云杖鏐鉞而羅者以萬計註亦以爲大戟然則干將莫邪固劍戟之通稱矣

新義錄

卷三十

武事

三

新義錄卷三十一目錄

武事類二

孫武子有非齊人之說

宋曾見敘史

孫武子不知用兵

宋曾見敘史

孫臏滅竈之疑

宋曾見敘史

北宮黝非衛人

宋曾見敘史

韓信木罌渡軍囊沙壅水之事不足信

漢高祖兩入韓信壁非信之疏

周亞夫并不持重

新義錄

卷三十一

目錄

關張之勇

張桓侯工書能文

赤壁之捷非周瑜功之說不足信

赤壁之捷先主實有功

謝安淝水之捷實僥幸

謝安淝水之捷非僥幸

秦瓊尉遲恭程咬金功業皆見於史

李元霸勇力之僞

薛仁貴通經學

郭汾陽工詩

李存孝忠義之詭

宋太祖未罷藩鎮

曹彬下江南不殺一人之誤

岳忠武朱仙鎮班師之善

岳忠武不解兵柄之誣

韓蘄王伏兵龍王廟不在金山

韓蘄王違詔擾民之誣

韓蘄王能作小詞

新義錄

卷三十一

目錄

二

韓岳皆有背嵬軍

韓岳畏金人之誣

張俊非名將

虞允文采石之戰功業不真

伯顏下江南不戮一人之詭

伯顏工詩之疑

徐中山王能詩

胡大海掘宋陵之疑

射石沒羽有四

伏波將軍有五

馬氏銅柱有三

異域武功多失實 以下補

養由基射斃鬪越椒之訛

呼延贊非河東降將

康茂才破陳友諒不在江東橋

十二金牌考

岳忠武真像

李世勣救元吉而非秦王

新義錄

卷三十一 目錄

韓蕲王騎驄而非騎驢

新義錄卷三十一

安徽太平縣孫璧又玉塘甫

一字玉堂

武事類二

孫武子有非齊人之說

何義門謂史記孫子列傳以孫武爲齊人吳越春秋以爲吳人愚按武本齊人其云吳人者武仕吳如陳軫仕秦稱秦人是也

孫武子不知用兵

全謝山曰蘇子謂孫武用兵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一

余謂蘇子之言可謂獨具論世之識者然吾尙惜其言之未盡夫孫子亦安知兵今世之所共稱莫如以軍令斬吳王寵姬一事不知此乃七國人所傳聞而太史公誤信之者夫吾亦何以知其斬寵姬之誣蓋卽於入郢之師知之當吳人之大舉也楚之來相拒者爲子常斯其人如沐猴而冠而又罷於奔命之餘以遇常勝之師兵未交而膽已落其可以賀戰勝也固已盡人知之若孫子之師律則未見其有可恃也方夫概王之獨出也大類晉河曲之趙穿使其一擲則事且未可知然雖幸

而得捷而師律已紊寡君之貴介弟遂有翹然自喜之心卒之首價於秦者亦夫概而竊歸自立之禍起焉夫始則擅發而武不能禁繼則竊歸而武不及知古所謂大將之師其進如風其止如山者不如是矣雞澤之會不過以玉帛相見者也揚干亂於曲梁則魏絳戮其僕況當兩軍對壘而軍法乃爾吾不知孫子斬姬之刃果安在也且夫埽境以出不虞於越之乘於虛貪前進而忘後患也決漳水以灌紀南決赤湖水以灌郢棄生靈以博一日之勝是豨突之徒也唐侯在軍國已爲秦所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二

滅何策應之疏也子期焚其營而不能避可以見營壘之無法也子蒲子虎在當時非名將孫子之遇之也輒累北馬然則前此五戰之威特以子常之故耳從來成敗之難言也其敗者未必無嘉謀而或坐失其機成者未必皆廟算而或會逢其適彼左司馬之請首尾夾擊眞兵法也向使當其前者或有子期兄弟一人在焉吳其殆哉左氏春秋內外傳及越絕書紀吳事頗詳然皆不一及孫子按越絕書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何嘗不及孫子畢以珣謂武爲客卿故左傳言伍員而不詳武也史稱伐楚及齊晉者蓋武以客卿將兵耳故葉水心疑吳

原未有此人而其書其事皆縱橫家之所爲爲者然十三篇之言自應出於知兵者之手不可按之以責孫子之不售也

孫臏滅竈之疑

容齋隨筆曰孫臏勝龐涓之事兵家以爲奇謀余獨有疑焉云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方師行逐利每夕而興此役不知以幾何人給之又必人人各一竈乎龐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齊士卒亡者過半則是所過之處必使人枚數之矣是豈救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三

急赴難之師乎又云度其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遂伏萬弩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夫軍行遲速旣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晷刻乎古人坐於車中旣云暮矣安知樹間之有白書直必舉火讀之乎齊弩尙能俱發而涓讀八字未畢皆不可信殆好事者爲之耳

北宮黝非衛人

潛研堂集曰問孟子書有北宮黝北宮錡趙註以錡爲衛人而黝獨未詳亦可考否曰黝事固不可考然淮南

子有云握劍鋒以高北宮子司馬劔賁不使應敵操其
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高誘註北宮子齊人也孟
子所謂北宮黝也誘生於漢世所見書籍尙多以黝爲
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衛有北宮氏世爲正卿戰國策
趙威后問齊使者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亦有
北宮氏也

韓信木罌渡軍囊沙壅水之事不足信

曾文正日記類鈔曰史記叙韓信破魏豹以木罌渡軍
其破龍且以囊沙壅水竊嘗疑之魏以大將柏直當韓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四

信以騎將馮敬當灌嬰以步將項它當曹參則兩軍之
數殆亦各不下萬人木罌之所渡幾何至多不過二三
百人豈足以制勝乎沙囊壅水不可滲漏旁可橫溢自
非興工嚴塞斷不能築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絕如其
寬河盛漲則塞之固難決之亦復不易若其小港微流
易壅易決則決後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
皆不可信

漢志兵家權謀有韓信三篇且云漢興張良
韓信序次兵法百八十二家刪取三十五家

漢高祖兩入韓信壁非信之疏

世稱韓信爲兵家之仙卽信亦自謂能將兵多多益善

今考高祖之修武自稱漢使者入韓信壁而奪之軍至定陶又馳入韓信壁而奪之軍視周亞夫軍細柳天子先馳不得入何嘗嘗壞李筮翁曰史載細柳勞軍一事非美亞夫威令之嚴蓋嘉文帝之量宏識別也亞夫所行實取死之道當時幸遇文帝耳觀高祖兩入韓信壁使信如亞夫炫己之才而令高祖失算是速禍也然則高祖之入壁奪軍乃信故意縱之豈多疏哉

周亞夫并不持重

容齋隨筆曰周亞夫距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五

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瞰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漢史書之以爲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夜驚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關張之勇

廿二史劄記曰漢以後稱勇者必推關張其見於二公本傳者袁紹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曹操使張遼關羽救延羽望見良麾蓋卽策馬刺良於萬人之中斬其首

還紹將莫能當者當陽之役先主棄妻子走使張飛以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驢日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二公之勇見於傳記者止

此而當其時無有不震其威名者魏程昱曰劉備有英

名關張皆萬人之敵昱傳劉奔勸曹操乘取漢中之勢進

取蜀曰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張勇冠

三軍而為將則不可犯矣奕傳此魏人之服其勇也周瑜

密疏孫權曰劉備以梟雄之資而有關張熊虎之將必

非久屈為人用者瑜傳此吳人之服其勇也不特此也晉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六

劉遐每擊賊陷堅摧鋒冀方比之關張晉書遐傳苻秦遣閻

負殊使於張元覲誇其本國將帥有王飛鄧羌者關張

之流萬人之敵禿髮傉檀求人才於宋做做曰梁崧趙

昌武同飛羽李庠膂力過人趙厥器之曰李元序一時

之關張也皆載記宋檀道濟有勇力時以比關張宋書道濟傳

魯爽反沈慶之使薛安都攻之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

呼直刺之應手而倒時人謂關羽之斬顏良不是過也

南史安都傳齊垣厯生拳勇獨出時人以比關張齊書惠文太子傳

魏楊大眼驍果世以為關張弗之過也魏書大眼傳崔延伯

討莫折念生既勝蕭寶寅曰崔公古之關張也延伯陳

吳明徹北伐高齊尉被胡等十萬眾來拒有西域人矢

無虛發明徹謂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

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即出陣擲銃殺之陳書摩訶傳

以上皆見於各史者可見二公之名不惟同時之人望

而畏之身後數百年亦無人不震而驚之威聲所垂至

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虛也

張桓侯工書能文

丹鉛錄曰蜀志劉巴輕張飛曰大丈夫何暇與兵子語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似飛椎魯無文乃涪陵有飛所作刁斗銘流江縣有飛

所書題名石其文字其工且志稱飛愛敬君子又謂義

釋嚴顏有國士風豈鹵莽者所可語哉又寰宇記張飛

有馬名玉追一名豹月鳥時歌曰人中有張飛馬中有

玉追此與裴註引曹瞞傳時謂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

兔二事相類

赤壁之捷非周瑜功之說不足信

江表傳載曹公作書與孫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孤

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得此名文選載是書為阮元瑜

手筆說者謂事太不實且非尋常寒溫書何爲作此門
面虛談今考魏志武帝紀云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
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蜀志先主傳云權遣周
瑜水軍數萬與先主併力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
其舟船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吳志
周瑜傳云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
引次江北瑜令部將黃蓋詐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人
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據此則本有疾疫事但魏志
蜀志俱云疫在敗後惟吳志云疫在敗前與曹公書同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八

要之瑜破曹軍其功實不可掩也

赤壁之捷先主實有功

陸祁孫曰赤壁之捷鼎足之勢已成諸葛亮周瑜魯肅
之功偉矣故亮等三傳皆見之而又以蜀爲主吳爲輔
先主傳云權遣瑜普等與先主并力亮傳云周瑜程普
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吳主傳云
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瑜傳云與備并力逆
曹公魯肅傳關羽語肅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行行間
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觀此數條則赤壁之捷

先王有功不得專美周瑜也

謝安淝水之捷實僥幸

全謝山曰淝水之捷千古以爲謝安之才吾以爲是役也苻堅失律使安得以成其名蓋亦幸而勝耳安拒桓沖勤王之師蓋其矯情鎮物之能事非果有成算也安能令謝元成淝水之捷何以不能令元乘勝直取秦之國乎厥後進師黎陽不能復京洛并可以知元之才矣

謝安淝水之捷非僥幸

胡致堂曰苻堅南伐人人惴恐安石獨否所謂明之者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九

也安石何明乎晉室雖微正朔所在君不失道人心所歸將相調和士卒豫附加以長江之限主客殊勢以此待敵勝負已分又況苻堅志驕氣盈貪欲無厭方將臨跨江淮爲石勒劉曜之事於理逆矣正使強弱相懸直當以宗社存亡爲決此安石了了於方寸者所以處置優游靜而不擾歟史稱矯情鎮物夫惟言語可以修飾而出之若情與貌不可矯也矯情於內則貌形於外飾貌於外則情動於中不能相應也使安石而矯情則與元賭墅棋必不勝元宜勝而負安石宜負而勝安石之

心定矣識者固知其必勝也

秦瓊尉遲恭程敵金功業皆見於史

唐書載尉遲敬德

名恭以字行

刺王世充驍將軍雄信又與

齊王元吉試稍又以侍宴殿任城王小說皆與史合秦

瓊字叔寶始爲隋將已歸王世充爲龍驤將軍與程敵

金計曰世充多詐非撥亂主也於是同降高祖帝嘗賜

瓊金瓶後從征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累戰必克進上

柱國程敵金卽程知節以功進盧國公俱圖像凌煙閣

乃知小說不盡附會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十

武李元霸勇力之僞

浪跡續談曰唐書高祖諸子傳高祖二十二子竇皇后

生建成太宗元吉元霸元霸字大德幼辨慧隋大業十

年薨年十六無子武德元年追王及諡曰衛懷王按今

小說家所言元霸勇力事正史俱無之

薛仁貴通經學

唐書藝文志有薛仁貴周易新書正義十四卷楊升庵

謂仁貴周易新註本義四卷想由傳鈔之誤且謂仁貴

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按新舊唐書仁貴傳并未言其

好學能文茶餘容話謂註周易者別是一人與爲大將者同姓名耳所論甚確

郭汾陽工詩

郭汾陽以武舉起家其功業照耀古今原不必以詩文見長恭讀 欽定全唐詩載子儀有享太廟樂章二篇明皇廣運舞云於赫皇祖昭明有融惟文之德惟武之功河海靜謐車書混同虔恭孝饗穆穆元風代宗保大舞云於穆文考聖神昭彰簫勺羣庶含光遠方萬物茂遂九夷賓王惜惜雲韶德音不忘考二篇外無他吟詠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十一

則此二篇料亦後人重公而爲此附會之紀載耳

李存孝忠義之說

五代史李存孝代州飛狐人本姓安名敬思克用養爲子賜姓名援臂善射每戰身披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槌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捷疾如飛晉取潞州以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數日大順二年徙邢州雷後爲李存信所構乃附梁自歸於唐克用圍之城中食盡泥首請罪自陳於晉有功無過爲存信讒構以至此克用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

之耶車裂之以殉然惜其才悵恨久之爲不視事者十日小說家演其勇力被讒事而諱背首歸梁一節

宋太祖未罷藩鎮

隨園隨筆曰李燾長編云太祖謂石守信曰爲天子大難不如爲節度使之樂此言不欲其領禁兵非不許其爲節度使也而涑水紀聞以爲守信等俱以散官歸第誤矣按宋史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東兵馬十七年郭進以洛州防禦監關東兵馬又以洛州防禦守西山巡撫二十年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其他如賀惟忠三守易州李謙溥刺隰州韓令坤鎮常山張美之守滄景皆與之管權之利使自募驍勇便宜從事所以二十年無西北之虞自寶元康定以後盡反其所爲而藩鎮盡撤金兵乃入無人之境

曹彬下江南不殺一人之誤

隨園隨筆曰宋史稱曹武惠下江南不戮一人按馬令南唐書言宋兵至城城中搢紳士女盡避難登瓦官閣吳越兵縱火焚之一時哭聲震天次日過之盡爲灰燼梅圃詩話曹景建金陵樂官山詩序曰南唐初下諸將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三

置酒高會樂人大慟乃殺之聚葬官山因名樂官山詩
云城破轅門宴飲頽伶工執樂淚沾巾駢頭就戮稼家
國愧殺南朝結綬人按方輿勝覽曰南唐將亡有於昇
元寺前掘得古詩云子建居南極
謂曹彬列柵城南安仁秉夜燈謂潘美恐有伏兵命縱
火也據此則燒瓦官閣者潘美非曹彬也且如南唐書
云云縱火者實吳越兵亦非宋兵惟殺樂官武
惠不得辭其咎耳按瓦官閣南唐改曰昇元閣

岳忠武朱仙鎮班師之善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管氏之說非六經之訓也易
之師曰王三錫命又曰大君有命古之爲將者但得專
制闕外而已豈有君命而敢不受者哉宋岳忠武王飛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七

敗金人於朱仙鎮奉詔班師卒死於獄論者謂飛當主
君命不受之義直抵黃龍府迎二聖還朝以贖罪此豎
儒之說不足信也往者李牧爲趙將秦人間之以趙葱
往代牧不受命趙王殺之馮奉世使西域矯制發兵以
平虜亂因此不得封侯是二者固飛所深鑑者也夫可
收者汴京燕山以北甚固也窮竄者兀尤粘罕諸人無
恙也直抵黃龍府飛之志如是耳而謂據破竹之勢卽
能探穴取子也恐未易言夫以未可必之功而負不受
命之罪飛之所以不爲也卽使爲之而卽取之後之豎

儒又將議其飛揚跋扈之迹有類於桓溫劉裕矣且必今日違詔明日滅金而後可不然朱仙之旗未舉杜郵之劍旋來檜賊羅織之詞何必莫須有三字耶而飛之負恨又何如耶宓如椿有句云失機原可惜違詔豈云忠嗚呼此真知飛之心者矣

岳忠武不解兵柄之誣

岳飛之死冤矣論者謂當時飛可以不死檜之殺飛嫉其阻和議耳班師之後何不束手歸朝解兵終喪不聽則涕泣哀訴幸而獲免則杜門謝客絕口不言世事檜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丙

亦可以釋飛矣不此之悟毋乃自貽伊戚乎愚謂此讀史不熟而爲是誣罔之詞也宋史飛本傳朱仙之役飛既歸力請解兵柄不許旣而論救濠州功又固請還兵柄飛本集載乞解軍務第二劄有云臣之所謂無要君之嫌無避事之謗止以疾病餘生恐誤任事所以不避鈇鉞至於再而不已又乞解樞柄第三劄有云冀保全於終始宜遠引於山林則是飛並計及於終之不克全者何兵柄之不解哉當飛母之卒也飛調武昌軍扶櫬還廬山進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後與張浚

議不合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步歸廬毋墓側帝
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
始趨朝待罪此皆詳載史冊非僻書也何嘗未請終喪
哉若謂當時飛可以不死而不知當時飛正可以不去
飛之得君也最專而高宗之任飛也最重紹興三年虔
州平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四年復鄧州帝
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
六年秋九月劉麟入寇帝慮張俊劉光世不足任命飛
東下則帝之視飛更重於二人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
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及還朝良
馬之對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從幸建康以王德鄺
瓊兵隸飛詔諭德瓊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陳
恢復之略帝答曰有臣如此願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
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十年金
人攻亳帝賜札曰設施之事一以委卿朕不遙度將發
密陳疏帝大褒其忠卽朱仙班師之次年金人驅至廬
州帝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而忘身誰如卿者
師至廬州金人遁去乃還兵於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五

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以飛本傳合之高宗本紀並無猜嫌疑忌之事夫飛之身致於君不致於檜也飛豈不知檜之欲殺我者以君知我之深卽去而亦不忍也或曰帝之相檜足以殺飛矣何爲不去且帝非幼弱昏昧之主也檜非承其意必不敢殺大將使帝有生飛之意豈不能致飛之不死曰忠臣之事君也如孝子之事親有兄弟不肖在親側而已飄然遠引孝子不爲也他日帝聞檜死曰朕今日始免七首置膝褲內則帝平日受制於檜也可知平日知檜之奸也亦可知知檜之奸而受檜之制帝之身且慮不得保又何以保飛然則飛豈不知檜之制君而竟不去乎曰惟知君之受制於檜則尤不可去檜之謀在和議帝如不從則必弑帝所不敢者有飛在耳及飛死帝一如檜議檜亦可以不去也然則周公之居東非乎曰二叔流言而成王疑之公之所以去也公欲去而王不畱去之所以益力也假令成王不疑公公必不去公去而王畱公亦不去高宗之畱飛力矣非成王比也飛之不去固無異於公之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去

去且欲例周公之居東何不觀文王之居羨里史載散
宜生以狗馬美女獻紂紂始釋文王是殆不然紂之暴
百倍於高宗廉來諸臣皆秦檜也雖百文王亦死矣文
之不死天也飛之死亦天也天欲興周文所以不死天
欲限南北飛所以不生也且使飛卽解柄而引去檜終
以飛在足以梗和議另有術以致飛之死而後成和議
飛雖去亦死也飛欲不死則必附檜主和議不主和議
則必死於檜之手史所謂飛與檜勢不兩立者不在去
與不去也然則韓世忠何以得去何以去而不死曰飛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七

既下獄檜所忌者世忠耳彼適求去卽乘機以聽其去
當是時檜之氣餒張矣帝且不能救飛之死又何以留
世忠之去夫檜忌世忠本差遜於飛飛必死而檜始釋
世忠一去檜亦可以釋矣飛非世忠比也彼謂世忠之
去爲賢於飛者又豈爲定論也哉

韓蘄王伏兵龍王廟不在金山

陔餘叢考曰宋史韓世忠傳世忠屯焦山謂兀朮至必
登金山龍王廟觀虛實乃令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側
果有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中

有絳袍玉帶既墜而馳者訪之卽兀朮也按金山在水
中豈能騎而入復騎而逃此必誤也輿地紀勝謂伏兵
北固山龍王廟此較近理按金山距岸甚近夏秋間四
面皆水故又名浮玉霜降水
落卽與岸接俗所謂騎馬上金山以此世忠本傳會上
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秀州至鎮江五
百里則至鎮江時尚在正月江水未漲山與岸連不得
謂兀朮之騎不可逃也惟金山距焦山十餘里不能觀
虛實北固距焦山僅數里望焦山愿愿在
目就當日事勢言之當以北固山爲是

韓蘄王違詔擾民之疑

史稱韓世忠行師農夫荷鋤而觀湖上騎驢一段尤爲
雅人深致而汪藻葉適疏中獨斥其執縛縣令逼取錢
糧天子召之三四而不赴元夕取民間子女置酒高會
與本傳絕不相符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寧

六

趙歐北曰世忠固爲名將然其始亦多可議劉光世部
將王德殺世忠部將曾詔光世移屯世忠遣兵襲其後
并奪建康守府廨事見趙鼎及季陵傳而滕康傳又謂
世忠兵奪御器械逼諫臣於死常同亦以此劾其驕狠
無忌憚魏玘傳又謂內侍李廙飲世忠於家刃傷弓匠
是皆世忠之過而本傳不載

韓蘄王能作小詞

人知岳鄂王能詞而不知韓蘄王亦能詞按梁溪漫志載蘄王初不知書晚年能作小詞其臨江仙一首云冬日青山瀟灑酒春來山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湖壖雜記亦稱蘄王能詞解柄後有南鄉子一首曰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華總是間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鬢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祇爲癡迷誤幾賢又靈隱飛來峰半有蘄王題名云紹興十二年清涼居士韓世忠因過靈隱登覽形勝得舊基建新亭榜名翠微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九

以爲游息之所待好事者語極簡潔非能文者不能

韓岳皆有背嵬軍

分甘餘話曰岳忠武韓蘄王皆有背嵬軍范石湖云燕中謂酒餅曰寇其大將酒餅皆令親隨人負之故號背嵬韓岳取其名以名親軍爾

韓岳畏金人之誣

隨園隨筆曰張韓劉岳之有功宋室史言之詳矣獨馬氏通考謂四將不過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而已一遇女真非敗則逃余謂以此論張俊則當矣若論三將則不

可又謂秦檜不慮北方之未定而先憂南方之可危殺之誅之然後江左稍安此明指岳公也然則京口之戰順昌之捷與朱仙鎮之威名史皆讐言耶或云馬碧梧故秦相門下士也端臨所言不無誣妄

甘露園長書謂朱仙鎮之役李

通歸附韓常王鍾崔慶輩乞降皆兀朮陰指使之而岳飛不悟偶以班師故不與尸返耳說尤謬妄

張俊非名將

張俊非名將也史徒論其忌劉錡附秦檜害岳飛爲世所輕至論其將兵之久得功之多則以當時稱名將者必曰張韓劉岳其賢智若出於韓岳之上者而不知爲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三

俊所欺也按宋史建炎四年兀朮攻明州俊不戰而遁兀朮因以屠其民九月金人圍楚州趙鼎欲遣俊救之俊辭不行紹興六年劉麟入寇俊又張大賊勢以聞明年春金人敗盟俊棄盱眙奔建康十年宿州亳州以次平王德請俊乘勝進取俊不從而還十一年兀朮趨歷陽俊欲棄淮不守分軍以駐南岸及約會劉錡楊沂中之師於石梁河又獨後期已而濠州陷或言敵兵已去不納劉錡嚴軍以備之策而欲自以爲功趨濠遇伏大棄其師又信謀者之妄入劉錡軍遽言曰敵兵已至向

非劉錡節制之師不幾爲所搖哉古之名將運籌帷幄以決勝者善之善者也攻必勝戰必取張弓操矢以爲士卒先者又其次也若俊者暴而寡謀祿祿因人以成事者也其戰高橋也則因髯將軍其降戚方也則因岳忠武其復宿州戰和州也則皆因王夜叉人冒刀鋸矢石之危而已竊其績人賈斬將拳旗之勇而已居其名可不羞哉可不羞哉謂其有鐵山之號歟然不有岳忠武破賊於生米渡楊沂中被賊於筠州河俊安能乘勝以奪其險哉驚弓之鳥走險之鹿以收漁人之功匹夫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三

之勇猶能取之况大將乎謂其有平苗劉之功歟僞詔初下何以必詣張侍郎以決及入北關操戈鏖戰者惟一韓世忠俊徒爲壁上觀耳如是以爲名又如是以爲功吾所以知俊之欺人也古今痛殺降之慘者莫如項羽憤賣國之奸者莫如秦檜檜之罪又莫如殺岳飛而岳飛之死俊實預謀西山之捷降者八萬餘人俊盡坑之其殘酷不在項羽下且俊兼秦項之惡其罪又浮於二人矣世謂張韓劉岳當以光世之劉爲劉錡之劉余因以削張俊而進吳氏兄弟若曰韓岳劉吳則庶乎其

可也

虞允文采石之戰功業不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宋周麟之海陵集前後凱歌三十首虛張虞允文瓜洲采石之功殊爲過實核采石之戰金人僅小挫若次日再戰允文未必能支適金主聞

曹國公卽位於遼陽遂驅揚州旋卽被弑金史載之甚

詳史稱上駐軍江北遣武平總管阿林先渡江至南岸失利上還和州遂進兵揚州被弑然則允

文之不敗乃僥倖耳趙牲中興遺史言允文要君冒賞允文坐巖眉臺見金兵戰栗不止

全謝山曰允文楊林之勝張皇已甚吾以中興遺史考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三

之是日金主亮以五百人試十七舟於江允文以十舟

擊破之則捷奏中所云殺賊無算者妄也亮於次日棄

采石而趨瓜步亦豈以允文之勝蓋亮素畏劉錡之軍

及聞錡病渡江而瓜步已下故遂思合勢以進非因敗

而走也時李顯忠尙未至楊林小捷不爲無功然亮軍

極盛豈肯因五百人之挫而遽走假使亮次日不去金

師竟渡未卜允文如何應之乃會逢其適遂從而夸大

之耳夫允文致身宰相以是捷也及其旣相亦嘗有經

略關陝之說卒無尺寸之功豈非狃於楊林之役耶

伯顏下江南不戮一人之詔

丘瓊山曰作元史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之地耶元之號令凡攻城臨敵但以一矢加遺者得卽屠之伯顏前此潛兵渡漢固已屠沙漠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不下招之不從於是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併人築之殺人煎骨取油作砲及城陷之日盡屠戮之一城生靈何啻千萬斬殺之餘止有七人嗚呼秉性殘忍一至於此乃以比曹彬豈其倫哉

伯顏工詩之疑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三

七修類稿曰元伯顏南征回詩云電掃風煙過嶺馳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按伯顏元初蒙古人豈暇讀書作此或他人托爲之耳

徐中山王能詩

龍興慈記曰徐中山王病亟太祖親臨問之達口占曰聞說君王鑾駕來一花未謝一花開蓋諷眾賢之待用也命意甚高

胡大海掘宋陵之疑

冷廬雜識曰保越錄載元呂珍守紹興拒明軍事甚詳

時明首將爲胡大海縱兵抄掠財物米穀婦女孳畜又發掘塚墓自理宗慈獻夫人以下至官庶墳墓無不發金玉寶器捆載而去其尸或實之以水銀面皆如生被戮斬汗辱者尤甚據此則宋之陵墓一發於元初再發於明初矣攷明史胡大海傳大海善用兵每自誦曰吾武人不知書惟知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掠婦女不焚毀廬舍乃保越錄所載若此豈當日國史掩諱其惡歟

射石沒羽有四

陔餘叢攷曰呂氏春秋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韓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語

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石以爲伏虎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乃知其爲石也史記李廣爲北平太守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也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再射終不入矣北史李遠出獵有石在叢薄中疑爲伏虎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

伏波將軍有五

隨園隨筆曰今人但知馬援爲伏波將軍不知漢武帝時路博德討南越封伏波將軍東坡嘗議粵人當並祀之又汪嬰亦封伏波將軍三國志夏侯惇滿寵並封伏

波將軍

馬氏銅柱有三

翁覃溪曰銅柱之字人無知者考水經註云馬文淵建金標爲南極之界林邑記云建武十九年馬援植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銘之曰銅柱折交趾滅交趾人至今怖畏有守銅柱戶數家歲時以土培之僅露五六尺許道里記云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水經註言銅柱在林邑其在欽江者唐節制使馬總所植也按史元和中馬總爲安南都護立二銅柱於漢故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壹

處鑿著唐德據此則馬總銅柱又當有刻字然不可考

矣 按馬援馬總銅柱皆在交趾又五代史馬希範攻溪州蠻降之乃立銅柱爲表此五代時所立銅柱在五溪者也皆馬氏故事

異域武功多失實

古來武功史多失實而於異域尤甚按范書耿恭守疏勒匈奴攻之食盡窮困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遣使招之降恭殺其死單于怒益兵圍恭不能下及范羌救至僅有二十六人相隨俱歸竊謂恭以飢困數十人而當匈奴數萬之眾何能守至年餘城完身脫此事之難

信者也王船山亦謂班超之於西域戲焉耳矣以三十
六人橫行諸國欲殺則殺欲擒則擒古今未有奇智神
勇而能此者蓋此諸國者地狹而兵弱主愚而民散不
必智且勇而制之有餘也萬里之外孱弱之夷苟且自
王實不能踰中國一亭長其叛也不足以益匈奴之勢
其服也不足以立中夏之威而欺弱凌寡撓亂其喙息
以詫奇功超不復有人之心而今古豔稱之不益動妄
人以爲妄乎愚深服此論而終疑超自夸史氏從而鋪
張之船山未免誤信耳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美

養由基射斃鬪越椒之訛

左傳載養由基事一成十六年鄢陵之役養由基蹲甲
而射之徹七札焉又楚共王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以一
矢復命一襄十三年吳侵楚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後人
因皋澣之戰宣四年越椒射王汰斬王有伯芩竊其二矢
之語適與共王與之兩矢相類遂附會爲一事而潢清
河橋一劇殊不知滅越椒者莊王非養叔也養叔所射
者呂錡非越椒也然論衡儒增篇稱養由基從軍射晉
侯中其目與左傳相反王充尙誤記况演劇乎論衡又

云養由基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又云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咒也射之矢飲羽

呂氏春秋以爲射虎中石

尸子云莊王命

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不欲中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

左翼王大喜淮南子云楚王有白蜎王自射之則搏矢

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蜎擁柱號矣

此皆言養叔之善射也

按演劇本不足置辯友人詢及數事因條答之

呼延贊非河東降將

問宋太祖下河東收呼延贊一劇按宋史呼延贊傳贊

并州太原人父琮周淄州馬部都指揮使贊少爲驍騎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三

卒太祖以其材勇補東班長入承旨遷驍雄軍討西川

身當前鋒中數創以功補副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太宗

親選軍校以贊爲鐵騎軍指揮使從征太原先登乘城

及堞而墜者數四面賜金帛獎之嘗獻陣圖兵要及樹

營砦之策求領邊任召見令之作武藝贊具裝執鞭馳

騎揮鐵鞭棗槊旋繞廷中數四又引其四子必興必改

必求必顯以入迭舞劍盤槊賜白金及四子衣帶贊常

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字至於妻孥僕使

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日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

主及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市兩旁有刃皆重十數斤絳帕首乘騅馬服飾詭異性復鄙誕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長能寒而勁健其子嘗病贊剖股爲羹擻之然則贊之忠勇實冠一時但其父子雖太原人皆未曾事北漢贊從太宗征太原亦未曾從太祖征太原也

康茂才破陳友諒不在江東橋

問康茂才破陳友諒於江東橋一劇按明史康茂才傳茂才字壽卿蘄人通經史大義元末寇亂結義兵保鄉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天

里立功自長官累遷淮西宣慰司都元帥太祖克集慶帥所部來歸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屢破張士誠兵陳友諒既陷太平約士誠合攻應天太祖欲其速來破之知茂才與友諒有舊命遣僕持書給爲內應友諒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木橋使歸太祖易橋以石友諒至見橋愕然連呼老康莫應退至龍灣伏兵四起茂才合諸將奮擊大破之據此則茂才實有敗友諒事但誘之至江東橋而莫應退至龍灣伏兵始起而攻之與演劇稍異耳

按茂才愿官至同知大都督府事追封斬國公諡武康

十二金牌考

姚石甫曰秦檜當國趨召岳忠武自朱仙鎮班師用金字牌未聞其制頃閱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近歲郵遞之最速者莫若金字牌遞凡赦書及軍機要務則用之仍自內侍省遣撥自行在至成都率十八日而至蓋日行四百餘里乾道末令樞密至軍期急速文字牌雄黃青字日行三百五十里紹熙末改作黑漆紅字牌奏委逐路提舉官催督歲終校其遲速最甚以議賞罰仍命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時狀申省久之稽緩復如故邱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完

宗卿帥蜀始扞擺鋪以健步四十人爲之歲增給錢八千餘緡月以初三十八兩遣平安報至行在率一月而達自後私書叢委每遞至數百由是往來稍逾期自成都而東猶不過月自行在而西或三十五六日云余按南宋所云行在者杭州也當時陝豫不通取道皆由湖北江南而至浙西金字牌文日行四百里十八日而至蓋凡七千二百里也當時軍機急速日行僅四百里今則自三百里遞緊至六百里而紅旗大捷之報且八百里矣

岳忠武真像

阮芸臺曰劉松年宋中興四將圖云岳飛面大而方廣

額疏眉兩頰甚豐目圓鼻尖自口以下重頤甚長無髭

鬚當是忠武真像

七脩類稿章太后謂公爲大
小眼將軍何以此圖未詳

郭英射死陳友諒

俞蔭甫曰野獲編載世宗朝武定侯郭勛撰英烈傳稱
其始祖郭英戰功幾埒開平中山而鄱陽之戰陳友諒
中流矢死當時本不知何人乃云郭英所射令內官之
職平話者日唱演於上前按郎瑛七修類稿云鄱陽湖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三

之戰郭英子興兄弟侍上側友諒啟窗視師英望見異

常開弓射之箭貫其顙及眼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

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太祖聞友諒死喜甚曰郭二兄弟

一箭勝十萬師蓋子興乃英之兄行二而英行四太祖

每稱郭四者英也英不居功故人不知據此射殺友諒

者實屬郭英非英烈傳附會矣又按祝允明野記云鄱

陽之戰友諒啟窗顧視宣武遽射之矢貫其顙及睛而

死按宣武者郭子興也此則以爲郭子興而不以爲郭

英矣

按明史郭興一名子興與滁陽王
同姓名諡宣武管國公英之兄

李世勣救元吉而非秦王

俞蔭甫曰唐劉餗隋唐嘉話云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爲兄弟密旣亡雄信降王世充世勣來歸國後與海陵王元吉圍雒陽元吉恃其膂力每親行圍王世充召雄信告之雄信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世勣惶遽連呼曰阿兄阿兄雄信攬轡而止按世俗相傳以爲救太宗不知實救元吉也又宋長白柳亭詩話云貫休作懷素草書歌曰忽如鄂公捉住單雄信秦王身上塔著棗木槩史稱敬德善避稍與元吉鬪勝嘗三奪之

新義錄

卷三十一

武事

三

後秦王與王世充戰雄信躍馬奮槩幾及秦王敬德橫刺雄信墜馬蓋實事也

韓蘄王騎驟而非騎驢

俞蔭甫曰世人習用蘄王騎驢事按宋洪邁夷堅甲志云紹興中韓郡王旣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驟周游湖山之間以私童史四五人自隨又周密齊東野語云韓忠武王世忠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驟放浪西湖泉石閒據此兩說則是騎驟而非騎驢矣

新義錄卷三十二目錄

刑法類

令甲爲法律之誤

古稱功令非公家之令

律始於虞

例始於漢

例分八字

秋決始於漢

檢驗格目始於宋

新義錄

卷三十二

目錄

近世五刑始於隋

失出失入始於隋

聽訟限期始於宋

稱訟獄爲辭訟始於漢

定箠杖式始於漢

枷名始於後魏

枷號有日月始於周

械繫始於周

腳鐐手鈕始於紂

鐐連環始於金

笞臀始於漢

櫻指始於周

夾棍始於宋

杖官不始於明

聽重囚妻孥入獄始於漢

孕婦緩刑始於漢

十家連坐始於秦

剉死驗刀痕

新義錄

卷三十二

目錄

二

滴血有不驗

祖孫兄弟夫婦滴血亦有驗

偽鬼

偽死

偽雷

私訪之非

憑夢判案之非

幕友四救之失

新義錄卷三十二

安徽太平縣孫璧文玉塘甫

一字玉堂

刑法類

令甲為法律之誤

訂譌雜錄曰今人以令甲為法律是未明甲字義耳漢書宣帝紀令甲死者不可生注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師古曰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按此則令甲為最先之令江充傳如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篋長短有數可證也說見

新義錄

卷三十二

刑法

一

宋戴埴鼠璞

據國策當作鼠朴今曰璞誤也

古稱功令非公家之令

浪跡續談曰史記儒林傳云余讀功令至廣厲學官之路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也今人率用此二字以為公家之令則不知起於何時

律始於虞

壹是紀始曰釋名律累也累人心不得放肆也令領也理領之使不得相犯也周書王子曰穆穆虞舜立義治律注律法也風俗通虞始造律史游急就章曰皋陶造

獄法律存也漢建初中張敏上書亦曰臬陶造法律

例始於漢

壹是紀始曰古無例字祇作列禮記上附下附列也註列等比也釋文徐邈音例卽後人例字漢書何武傳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杜欽傳曰不爲陛下廣持平例王莽傳曰太傅平晏從吏過例始加人作例例卽令也

按晉志載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疑卽造例之濫觴

例分八字

浪跡續談曰服官不能不讀律讀律不能不讀例例分

新義錄

卷三十二

刑法

二

八字則以准皆各其及卽若之義也按以者與實犯同謂如監守貿易官物無異實盜故以枉法論並除名刺字罪至斬絞並同科准者與實犯有間矣謂如准枉法准盜論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皆者不分首從一等科罪謂如監臨主守職役同情盜所守官物併贓滿數皆斬之類各者彼此同科此罪謂如諸色人匠撥赴內府工作者若不親自應役雇人冒名私自代替及替之人各杖一百之類其者變於先意謂如論入議罪犯先奏請議其犯十惡不用此

律之類及者事情連後謂如彼此俱罪之贓及應禁之物則入官之類卽者意盡而復明謂如犯罪事發在逃者眾證明白卽同獄成之類若者文雖殊而會上意謂如犯罪未老疾事發時老疾以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者亦如之之類

秋決始於漢

壹是紀始曰漢和帝末有司於盛夏斷獄司徒魯恭上言上逆天時下傷農業非欽若昊天之意遂改立秋以爲斷

新義錄

卷三十二

刑法

三

檢驗格目始於宋

朝野雜記曰淳熙元年鄭興裔爲浙西提點刑獄創爲格目排立字號遇有告殺人者卽以格目三本付官凡傷損痕數致命因悉依填一存所屬之州縣一付被害之家一申本司遂著爲令

近世五刑始於隋

壹是紀始曰三代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制自有苗呂刑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愚校苗民所制乃五虐之刑舜典曰流宥五刑又曰五刑有服舜與皋陶所定之五刑如所云官刑教刑贖刑賊刑之類而已不然以舜所討之苗頑豈反用其所制之虐刑

哉
隋開皇元年命高頴等定新律其五刑一曰笞卽書
所謂扑二曰杖卽書所謂鞭三日徒卽漢鬼薪白粲隸
臣妾四曰流卽書五流有宅五日死卽呂刑大辟唐定
死刑二曰絞曰斬明於徒流重者曰充軍

失出失入始於隋

壹是紀始曰虞書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時尙未有定
例隋開皇元年始定失入失出輕重例唐興因之宋仁
宗詔凡法司失入人罪者削籍不復叙

聽訟限期始於宋

新義錄

卷三十一

刑法

四

壹是紀始曰宋太宗以諸州多滯獄詔自今長吏凡聽
獄大事限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稽限准官文
書稽限程律論又詔諸縣五日一具禁放諸囚數目白
州

稱訟獄爲辭訟始於漢

壹是紀始曰近人稱訟獄爲辭訟漢書薛宣傳辭訟者
歷年不至丞相府三國志杜畿傳民嘗辭訟有相告者
畿親見爲陳大義自是少有辭訟

定箠杖式始於漢

壹是紀始曰漢章帝元和元年七月詔曰令丙篋長短有數註景帝定篋令篋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其平去節按漢之篋卽今杖也

柳名始於後魏

壹是紀始曰柳卽校也交木爲之後魏始稱柳孝武帝所定明太祖定柳杖輕重式柳輕者二十觔重者二十觔

柳號有日月始於周

壹是紀始曰周禮大司寇凡萬民有罪過桎梏而坐諸

新義錄

卷三十二

刑法

五

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

械繫始於周

壹是紀始曰周禮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註嘉石文石也對之外朝門左卽今之械繫也

脚鐐手鈕始於紂

壹是紀始曰說文梏從告者手械所以告天桎從至者足械所以質地註桎今之脚鐐梏今之手鈕皆紂所作

鐐連環始於金

壹是紀始曰連鐐於足以限役囚之步遼制有鎖無鐐
金章宗始定鐐連環重三觔

笞臀始於漢

壹是紀始曰漢刑法志文帝除肉刑漢肉刑黥劓二刑左右趾合一凡三

也丞相張蒼等議請定律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

笞五百率多死景帝乃遞減笞數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

時笞背也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櫻指始於周

新義錄 卷三十一 刑法 六

壹是紀始曰莊子罪人交臂歷指註卽今背剪櫻指也

夾棍始於宋

知新錄曰宋理宗以木索並用夾兩股名曰夾幫又豎
堅木交辦兩股令牢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

杖官不始於明

陔餘叢考曰百官受杖本起於漢光武後漢書申屠剛

傳光武時尙書近臣乃至捶撲牽曳於前剛每極諫宋

均傳均每刪疑事上以爲有姦收卽縛格將杖之鍾離

意傳明帝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伏床下曰天子穆

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又司農上事誤以十
爲百帝召郎將笞之意自引罪卽解衣就格帝乃免之
左雄傳大司農劉據被譴召詣尙書傳呼促步又加捶
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孝明帝始有撲罰
皆非古典順帝從而改之於是九卿無遭撲者是杖罰
官僚實始於光武明帝至有加之九卿者順帝始停之
而魏書何夔傳魏武性嚴急掾屬公事往往加杖惟夔
常畜毒藥以死自誓故終不見辱則官僚受杖魏武又
嘗行之後魏書陳建在州貪暴文成帝遣使罰杖二十

新義錄

卷三十二

刑法

七

皮懷喜在州以飲酒廢事孝文帝遣使決以杖罰高允
傳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厯事五帝五十餘年初
無譴咎北齊書唐邕以從事中郎封長業徵官錢違限
杖二十隋書燕榮爲幽州總管性嚴酷元宏嗣除幽州
長史懼爲所辱文帝知之勅榮曰宏嗣杖十以上皆須
聞奏榮乃因事笞之每笞不滿十而一日之中或至三
四又趙仲卿鎮平涼鞭笞長吏輒至二百盧思道傳思
道請朝臣犯笞罪得以贖論文帝從之是思道未請以
前朝臣笞罪猶的決也此又北朝及隋時杖罰之制惟

南朝稍異按齊書陸澄傳郎官舊坐杖皆有各無實齊
明帝用法嚴尚書郎有杖罰者因蕭琛言依舊不行是
南朝杖罰之制稍輕於北朝也唐時簿尉受杖亦沿隋
制宋時此風漸少然宋史明鎬知并州時邊任多執袴
子弟鎬擇其尤不職者杖之是亦未嘗無的杖之制理
宗本紀淳祐二年詔今後州縣官有罪諸帥毋輒加杖
責禁杖官吏至煩明詔則其時帥府本可杖官吏也金
元二朝此風尤盛文惟簡記金國上自宰執下至制司
簿尉有罪者皆杖責州縣官有罪則差天使至彼杖之
新義錄

名曰監斷金史海陵杖張浩蕭玉曰大臣決責痛如朕
躬事不得已汝等悉之世宗元妃李氏葬時都水監高
杲治道不如式烏古論元忠杖之四十上謂元忠曰六
品官有罪當奏乃擅決耶然亦未聞罪元忠也張行信
傳時監察御史杖罰多的決因行信力爭乃論贖洪皓
松漠紀聞云余至河陰縣令以病解獨簿出迎不肯坐
乃因軍餉失期縣令被撻柳條一百簿亦受此罰故瘡
不可坐又金史蔡珪傳珪爲戶部員外郎以高元鼎事
牽累笞四十官贖外仍的決則郎署卿監亦不免矣宣

宗紀詔州縣官雖積階至三品坐乏軍儲聽行部者決
譴歸潛志趙秉文爲尤虎高琪所惡奏攝南京轉運司
果誤糧草當杖宣宗曰學士豈當箠耶琪奏非此不足
示懲遂杖四十秉文大恨則又因軍興催餉嚴急也哀
宗時高琪又立法職官有犯皆酌決許古諫不從則非
誤軍餉者亦杖矣元初比金制尤甚元史世祖本紀詔
軍士所過毋得撻辱官吏是軍士亦嘗毆官也桑哥傳
嘗以檢刷文簿笞御史四人自後御史赴省部榷令史
皆與之抗禮趙孟頫傳桑哥專政六曹後至者被笞孟
頫後至斷事官亦引受笞葉李解之乃免是御史學士
亦例受杖也孟頫又嘗奉命至江南責行省壅滯鈔法
詔凡左右司及諸路官許竟加笞責是外臺官亦例受
杖也至元二十八年桑哥敗世祖以其箠撻御史雖命
省臺官論其罪然大德七年成宗又禁諸王駙馬毋輒
杖州縣官可見官吏受杖之例仍未停止閻復傳復奏
云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
勵廉隅也則元時官吏杖罰之制更烈於前代矣明洪
武中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尙書夏祥斃杖

新義錄

卷三十二

刑法

九

下則太祖已開其端其後寢不復用正統中奄豎擅權竊以示威於是殿陛行杖遂爲故事矣

聽重囚妻孥入獄始於漢

壹是紀始曰後漢書吳祐傳安邱男子母邱長有醉客辱其母長殺之既就獄祐謂曰赦汝非義刑汝不忍汝有妻子乎對曰有妻無子祐乃令其妻同宿獄中妻遂懷孕

孕婦緩刑始於漢

壹是紀始曰漢刑法志景帝詔及孕者未乳當鞠繫者

新義錄

卷三十一

刑法

十

頌繫之

師古曰頌讀曰容寬容之不桎梏

又王莽傳莽子宇以血灑莽

門發覺飲藥死宇妻懷子繫獄須產子乃殺

十家連坐始於秦

壹是紀始曰秦商鞅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收司者司糾發也一家有罪九家舉發若不舉發則十家連

坐

劉死驗刀痕

灤陽消暑錄曰張副使受常夜閣一讞牘沉吟自語曰自劉死者刀痕當入重而出輕今入輕出重何也忽聞

背後太息曰公尙解事回顧無人喟然曰甚哉治獄之可畏也此幸不誤安保他日不誤乎遂移疾歸

滴血有不驗

洗冤錄曰凡骨經鹽醋洗過雖實爲父子滴血亦不能入蓋生血見鹽醋則凝此作奸之法不可不防又有以鹽醋先擦器皿作奸朦混凡試時須先將所用之器當面洗淨則其奸自破又曰凡滴血之骨或經日久風雨剝損須先刷白將鐵銷炭火烘之然後刺血滴上看其沁入有紅瘡方是又曰如滴血誤在破損骨縫中卽非新義錄

卷三十二

刑法

十一

親生亦易滲入不可不慎也

祖孫兄弟夫婦滴血亦有驗

洗冤錄曰滴骨之法孫亦可以驗祖至兄弟自幼分離欲相識認滴血亦驗惟夫婦各一父母原非一體之分滴骨豈能或受

郡國志曰陝西西安府同安縣人孟姜適曹植後植赴役長城姜送寒衣至城而植已死姜尋其骨無辨嚙指

驗得之是夫婦亦可滴血也

辨義謂此附會之說不足信

阮春畬曰凡殺死姦夫姦婦有真有僞以大綱盛河水

井水各半名曰陰陽水棍棒攪成旋渦急以男女投入水中如真姦則兩鼻皆對否則兩頭各背或一上一下

僞鬼

灤陽消夏錄曰制府唐公執玉嘗勘一殺人案獄具矣
一夜秉燭獨坐忽微聞泣聲似漸近窗戶啓簾視之則
一鬼浴血跪階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縣官乃
誤坐某讐不雪且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
提訊眾供死者衣履與所見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
某問官申辯百端終不動其幕友疑之微叩公公具言
新義錄

卷三十二

刑法

主

始末幕友曰鬼從何來曰自至階下從何去曰歛然越
牆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奄然而隱不當越
牆因卽越牆處尋視雖甃瓦不裂而新雨之後數重屋
上皆隱隱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
賄捷盜所爲也公沈思恍然仍從原讞

僞死

姑妄聽之曰閩中茉莉花根以酒磨汁飲之一寸可尸
麀一日服至六寸尙可蘇至七寸乃真死有女未嫁與
鄰子私磨此根飲之使詐死待其葬而發墓共逃後至

別縣捕獲之

偽雷

灤陽消夏錄曰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獻縣城西有村民爲雷擊縣令明公晟往驗飭棺斂矣越半月餘忽拘一人訊之曰爾買火藥何爲日以取鳥詰日以銃擊雀少不過數錢多至兩許足一日用矣爾買二三十斤何也曰備多日之用又詰曰爾買藥未滿一月計所用不過一二十斤其餘今貯何處其人詞窮刑鞠之果得因姦謀殺狀與婦並伏法或問何以知爲此人曰火藥非

新義錄

卷三十一

刑法

三

數十斤不能僞爲雷合藥必以硫黃今方盛夏非年節放爆竹時買硫黃者可數吾陰使人至市察買硫黃者誰多皆曰某匠又陰察某匠賣藥於何人則曰某人是

以知之又問何以知雷爲僞作曰雷擊人自上而下不裂地其或毀屋亦自上而下今苦草屋梁皆飛起土炕之面亦揭去知火從下起又此地去城五六里雷電相同是夜雷電皆盤繞雲中無下擊之狀是以知之爾時其婦先歸甯難以研問故必先得是人而後婦可鞠此

令可謂明察矣

公字恕齋
應山人

私訪之非

槐西雜志曰明公恕齋官太平府時有疑獄易服自察訪之偶憩小庵有老僧見公合掌肅立呼其徒具茶徒遙應曰太守且至可引客權坐別室僧應曰太守已至可速來獻公大駭曰爾何以知我來曰公一郡之主也一舉一動通國皆知之甯獨老僧又問爾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則孰不識太守問爾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兩造皆遣其黨布散道路間久矣彼皆佯不識公耳公憮然自失因問爾何獨不佯不識僧投地膜拜曰死罪死罪欲得公此問也公爲郡不減糞黃然微不慊於眾心者曰好訪此不特神姦巨蠹能預爲蠱惑計也卽鄉里小民孰無親黨孰無恩怨乎哉訪甲之黨則甲直而乙曲訪乙之黨則甲曲而乙直訪其有仇者則有仇者必曲訪其有恩者則有恩者必直至於婦人孺子聞見不真病媪衰翁語言昏憤又可據爲信讞乎公親訪猶如此再寄耳目於他人庸有幸乎且夫訪之爲害非僅聽訟爲然也閭閻利病訪亦爲害而河渠隄堰爲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水有利則

邊以自肥水有患則鄰國爲壑是其勝算矣孰肯揆地
形之大局爲永遠安瀾之計哉公沉思其語竟不訪而
歸姚安公曰凡獄情虛心研察情僞乃明

栗恭勤公嘗言折獄宜旁

敲側擊使之不供不供吐實情再察其神色度以人情
物理自然判斷平允若徒事刑求或將緊要供情先出
自問官口中卽案無枉縱亦難信於心矣信人信己皆非也信人之弊僧言
是也信己之弊亦有不可勝言者安得再一老僧亦爲

說法乎

憑夢判案之非

灤陽消暑錄曰有縣令遇殺人獄不能決乃祈夢城隍

新義錄

卷三十二

刑法

五

祠夢神引一鬼首戴磁蓋盜中種竹十餘竿覺而檢案中
中有姓祝者祝竹首同意必是也窮治無述又檢案中
有名節者私念曰竹有節必是也窮治亦無述然二人
者九死一生矣計無復之乃以疑獄上請別緝殺人者
卒亦不得夫疑獄虛心研鞫或得真情禱神祈夢之說
不過摺伏愚民給之吐實耳若以夢寐之恍惚加以射
覆之揣測據爲信讞鮮不謬矣古來祈夢斷獄之事皆
事後之傳會也

幕友四救之失

姑忘聽之曰今世佐幕者有相傳口訣曰救生不救死
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舊不救新救生不救死者
死者已死斷無可救生者尙生又殺以抵命是多死一
人也故甯委曲以出之而死者衙冤與否則非所計也
救官不救民者上控之案使冤得申則官之禍福不可
測使不得申卽反坐不過軍流耳而官之枉斷與否則
非所計也救大不救小者罪歸上官則權位重者譴愈
重且牽累必多罪歸小官則責任輕者罰可輕且歸結
較易而小官之當罪與否則非所計也救舊不救新者

新義錄

卷三十二

刑法

去

舊官已去有所未了羈留之恐不能償新官方來有所
委卸強抑之尙可以辦其新官之能堪與否則非所計
也是皆以君子之心行忠厚長者之事非有所求取巧
爲舞文亦非有所恩讐私相報復然人情百態事變萬
端原不能執一而論苟堅持此例則矯枉過直顧此失
彼本造福而反造孽本弭事而反釀事亦往往有之

新義錄卷三十二終

